

阳光下的阴影

何秉忠编 重庆出版社



阳光下的阴影

何 秉 忠 编

重 庆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春蚕

封面题字：吴三学

封面设计：胡仁樵 曹阳
插图

阳光下的阴影

何秉忠编

重庆出版社出版（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25 插页：2 字数：166千
1985年9月第一版 1985年9月第一次印刷

* 印数1—147,600

书号：3114·20

定价：1.20元

序

金 马

秉忠把他编的这本集子交给我，说是请我作个序。我翻阅了集子中的文章，发现大部分是我所熟悉的，其中还有几篇在发表时我是责任编辑，便允诺他写几句话，作为序言。

于是，我举起了笔。然而，我的心情却怎么也收不拢到这个“序”字上来，倒象是举着一盏灯，在悉心地寻觅那我们已经拥有过，却又不幸失去的、十分珍贵的东西。

应该说，这盏灯是由作者们点亮的，他们那赤诚的心灵该是这灯芯，他们要呼唤回来那失落的美魂的热情该是这灯的燃料了。

我举着这盏灯，沿着作者们指点的寻觅美魂的路走着，我依稀听到了由他们心灵的弦弹奏的寻觅美魂的交响——血与泪的交响，我由衷地感动了。然而，当我《沿着十个女孩寻仙的脚印》，来到她们“举身赴清流”的河边时，我举着的灯盏颤抖了，我听到江水的呜咽，——那是民族的先人在顿足哭泣！

他们在哭什么？难道仅仅是在哭泣少女们美魂的失落么？

不！他们是在哭泣：曾经使世人惊羡的民族魂依旧在自残式的伤害下痛苦地呻吟。他们在哭泣：有那么一些不肖子孙，迷途徜徉，自我沉沦。

我们民族的泪水已经流得够多了。世界在巨变。人类的进化在加速。我们不能满足于在汨河里游泳。我们不该只满足于在苦难里的清醒。我们实在是应该把人们由于痛苦或欢乐流淌的泪水统统引进推动祖国历史前进的涡轮，让它旋转出一个微笑的时代，这微笑该包含着物质的丰盛，精神的健美和灵魂的洁丽……

于是，我重新审视着由作者们点亮的这盏灯，它是寻觅美魂的灯，又是召唤美好伦理的灯，愿这样的灯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中点亮，愿祖国基础文明的水平超越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代；我甚至痴想：如果有一天，我们举国上下举办一个这样的灯会，我们民族的先人也一定会提着彩灯来凑趣，那该是多么迷人的场景啊……

1985年3月于旧历元宵节

篇目简介

魂兮归来(原名:五位少女魂未归)……………1

五位年仅十岁出头的少女,竟然试图从天府蓉城逃往香港。是谁导演了这出震惊世人的悲剧?后来,她们的结局如何?魂兮归来否?

人性不能“证明”的罪孽……………20

那个把死去的孩子送到医院的女人,揣走死亡通知单后,从此一去不返,杳如黄鹤。公安机关从死去的孩子身上,终于查清那个谋杀亲生儿子的女人的犯罪动机。

沿着十个少女寻“仙”的脚印……………49

夜幕低垂,大地酣睡。她俩悄然、昂首朝着“妖魔沟”的河心走去……对于这两位少女的死因和另外八位少女寻“仙”的端倪,不禁引起世人的深思……

触目惊心的“爱情”……………60

当残暴的第三者被送上刑场的时候,他

的父亲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会干出这样的事来！”然而，这个制造轰动某市碎尸案的凶手是怎样堕入“爱情”的歧途呢？

噩梦中的枪声……………71

清晰的枪声划破长空，沙滩上留下一滩带罪的血迹，望着从被处决的儿子胸前涌出的殷红的血，那位溺爱儿子的母亲悔恨着噩梦中的往事……

“小恶霸”落网记……………85

在众目睽睽之下，“小恶霸”猖狂作案之际，竟没有人前往政法部门告发。是谁，给“小恶霸”创造藏垢纳污的条件；又是谁，严重阻碍公安人员执行公务？

噩梦，发人深省的噩梦……………103

人言声中暗藏着利刃，呼救无应显示出世态炎凉。在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工遇害之后，人们不禁感到无限痛心……………

是谁害死了她？……………119

清平世界，掠过一团阴影。阴影中被抢婚的姑娘在凌辱中挣扎、呐喊、呼救……然而，就在姑娘的反抗中，一出“祥林嫂”的悲剧，又在人们眼前重演……

被逼疯了的女儿136

女儿转过身，看着父亲，忽然发出傻笑，扬手向父亲脸上重重地抽去，接着，捂着脸失声痛哭起来……他为什么逼疯了女儿？

她受骗以后147

她在梦中笑醒了，似乎觉得眼前出现了金光大道。好奇的姑娘那会知道那本饱含毒汁的淫书，却使她失去了一切……

一桩恋爱悲剧的始末155

爱，孕育着纯洁的精灵。可是，在这对情侣临近婚期之际，却演出一桩悲剧。当人们研究悲剧的原因时，发现在这对不幸的情侣身上，还潜藏着愚昧父母的斑斑痴情。

“安娜”的悲剧说明了什么？163

……水磨石的地面上洒满了滑石粉，在频频转换的三色灯下，邱华陶醉在“安娜”般的幸福之中……受骗后，她知错不回头，又重蹈崇拜偶像的覆辙。

罪 戾170

刑车从闹市区驰过，人们为车上那个被绑往刑场的妙龄姑娘不胜唏嘘，并寻觅着她短暂的十九年人生道路上的演变……

发自深渊的劝诫181

生活，本来为这位出类拔萃的青年展开了一条铺满霞光的路，谁知，他却朝着一条迷茫的小径走上刑场……

一个女民警的惋惜197

一位在动乱中曾感到空虚，成天浑噩过日子的姑娘，为什么当她觉醒之后反而又绝望了呢？是什么原因使姑娘自杀？又是什么原因勾起帮助她改好的女民警的无限惋惜呢？

松花江上一缕黑烟207

她，象贴近虎吻的善良小动物，又象落入鹰爪的小鸟……谁能料到，简单的外表下面，隐藏着—桩复杂、丑恶，令人痛心的事件！

披着虎皮的狼217

当今世界，狼披虎皮，实为一桩荒诞无稽之谈。可是，在重庆近郊的一个幽静的院落内，却排演了一出由父子合演的《披着虎皮的狼》的怪戏……

阳光下的阴影235

在歌舞升平的明媚春光中，一个受侮辱的姑娘惨死在某政协大院里。围绕着这起骇人听闻的惨案，发生了一连串互相交错，十

分离奇的事情……

部长家的枪声246

这枪声，不仅令人惊骇，发人沉思，也打破了一个幸福家庭的宁静，撕开了裹得严严实实的帷幕，让金字招牌下的荒唐、堕落和肮脏都暴露了出来……

魂兮归来

原名：五位少女魂未归

何秉忠 冯梁城

初冬的寒夜，宁静的河汉。

“咣！咣！咣……”蓉城市中心电报大楼的钟声，撞醒沉睡的夜，一声紧接一声，在冷凝的气流中回荡。

洪钟声声，推进着人类历史的进程！

金桥(tuō音陀)点点，敲击着那些还在酣睡中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

信 号

公元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九日下午。成都××小学。

上课的铃声响了，三五成群嬉戏着的学生们，脚步匆忙地跑进教室。

当五年级四班班主任范老师登上讲台，习惯地用慈祥的目光，扫视台下的学生时，她感到十分惊讶——怎么有五个座位是空着的？

范老师下意识地看了看空着的座位，没有到校的五个女生是：红红、茜茜、莉莉、兰兰和菲菲。

从范老师接替这个班一个多月来，这个班的学生确实使她伤透了脑筋。她教学二十多年，第一次感到工作是这样棘手，学生们不仅成绩差、而且纪律松弛……平时，班上也有学生旷课，但都是偶尔这个，偶尔那个。象这样五个学生集体旷课的情况，还是第一回。

第一堂课，第二堂课……整整一个下午，这五个女生都没有到校。放学后，范老师亲自去五个学生的家里了解孩子们旷课的原因。

谁知，在她家访的时候，这五个学生的家长也正准备到学校去询问老师：孩子为什么还没回家呢？

经过范老师和家长们的对证，这五个女生下午既没有到校上课，也没有呆在各自的家里。家长们顿时神情紧张起来：“她们到哪儿去了呢？”

“不要急，快找找！”范老师催促着六神无主的家长们说。

一个个小时过去了，还是没有找到孩子。这下，家长们急得活象热锅上的蚂蚁——

“我的女儿哟，你跑到哪儿去了呀！”独生女儿的妈妈抹着眼角呼唤。

疼爱孙女的外婆，更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天号地，“我的乖孙孙呀！该不是被人贩子拐走了……”

莉莉的爸爸气得脸色铁青，猛地摔掉手指上的烟头，高声大骂，“这个死女子，这次把你找回来，看老子不打断你



的脚杆……”

“光着急也不行啊！”菲菲的爸爸强压住内心的焦急，向大家提议：“是不是大家再分头找找？”

于是，五个学生的家长，怀着惶然的心情，串遍大街小巷，目不转睛地搜寻着。

凡是孩子们平时爱去的地方，他们都去找了；公园、电影院、溜冰场……就连那些很少有人到过的音音晃晃儿也找遍了，仍旧没有发现她们的踪影。

已是晚上九点多钟了。北风飕飕，夜色渐深的街巷，开始变得冷清起来。

当这些急着寻找女儿的父母，不约而同地聚集到红红的家里时，禁不住浑身颤栗了。因为他们意识到：“女儿是失踪了！”

尽管这些素昧平生的家长们，绞尽了脑汁，搜捕着大脑里推想出来的每一种可能性，并逐一地用最快速的方式求得证实。然而却遗憾地仍然未能辨明孩子们的准确去向。

意想不到的，倒是在范老师的耐心诱导下，一个知情的学生——珠珠，终于透露了孩子们的行踪：“她们去香港了！……”

啊！这真是一个可怕的信号，它犹如一声闪雷，轰击着五位少女家长们的神经！使他们心慌意乱、黯然神伤、脚步踉跄地奔向派出所……

心 灵

然而，这些年轻的爸爸妈妈们哪里知道，他们的寻觅已经是太迟了，因为早在几百、几千个小时之前已经有一股暗流在悄悄攫走少女们的心灵。

如果说，考试对任何一个学生都会产生一定的精神压力，那么，它对于这五位少女来说，恐怕就要比唐僧的紧箍咒还要厉害得多了。因为她们都很清楚，考试意味着妈妈厉声的叱责和爸爸粗暴的耳光！

这五位少女的所在班共有二十来名同学，他们都是考不上中学留在小学“返还班”就读的学生。十三岁的红红、茜茜和兰兰，都是第三次读五年级了。因此，“留级生”对她们来说，已不再是什么“不光彩”的称号了。

她们害怕考试，也不理解考试的目的。她们甚至把上学读书，也当成是爸爸妈妈强加在她们身上的额外负担。

“是呀！为啥硬要上学读书呢？”她们曾经为此而愤愤不平。

红红说：“我爸爸对我说，有了文化今后能挣高工资，吃得好，穿得好。”

“不见得。”茜茜不同意这种说法：“我爸爸妈妈只读过小学，还不是照样领工资！”

“就是。”只有十一岁的菲菲附和着：“我爸爸连他的名字都写得歪歪扭扭，妈妈看《电视报》，不认识的字还得问我，

照样挣那么多的钱!”

期中考试终于来临了!

考试前，五位少女也的确暗暗发过誓，要为爸爸妈妈争口气。心想：能考上一百分多光彩！还可以得到家里许诺的奖赏哩！

范老师为了使她们能考出好成绩，也确实花费了许多心血，抓紧对她们进行辅导。按照多年的惯例，她象慈爱的妈妈给体弱的孩子增添营养那样，在进行耐心辅导的同时，适当地给她们增加了一些家庭作业。范老师是多么希望这些差等生，能尽快地赶上来啊！

然而，范老师的心，被孩子们曲解了。

“啊！又是这么多的作业！”孩子们如临大敌地说。

“今天，我们又要不成了！”另一些孩子叹息着。

孩子们面对比往日多得多的作业，甚至怀疑是老师故意在整她们，不让她们玩耍。这也难怪，她们毕竟只是十来岁的孩子，读书和玩耍对她们来说，当然更喜爱后者。

……期中考试总算过去了。

五位少女那紧张了半个多月的心，刚刚放松了两、三天，试卷便发了下来。真可惜，她们之中，除茜茜考了个六十四分外，其他人都不及格。

她们拿着试卷围在一起，心慌意乱，七嘴八舌，预卜着未来的命运——

“红红，你敢拿回去找你爸爸签字吗？”

“不敢。”红红哭丧着脸说，“恐怕他们一看到这卷子，就

会给两耳光哩！”

“管它的，反正回去挨一顿打就是了……”菲菲说着说着，竟“呜——”地一声哭起来了。

“哭啥？讨厌死了！”兰兰很不满菲菲的眼泪，并不平地对小伙伴们说：“不及格就不及格，凭什么要挨打！”

“你说得硬，你躲得过吗？”

“我……”兰兰被问住了。

“你不晓得跑！”颇有主意的茜茜说，“跑了，看他们去打谁？”

“跑到哪里也要被抓回来，抓回来的……”

“跑到香港总抓不回来！”茜茜不等大家分说，又抢说道：“我听院里的人说，到了香港，不要说吃穿不愁，还有小汽车坐哩！”

“去干啥呢？”少女们有的开始心动了。

“干啥！”茜茜说得更神气起来：“我们可以去当妓女、舞女、歌女嘛。”

“妓女！是干啥的呢？”莉莉眨眨眼不解地问。

“我也不清楚。”茜茜不屑地说：“反正是女的干的事。喔，听我们街上的陈操妹说，当妓女找钱很容易。自己挣钱自己用，总比在家里挨打受气强得多！”

莉莉听后问兰兰：“你敢不敢去？”

“你们敢，我就敢！”

“我敢！”

“我也敢！”